

綠境中的都市：柏林

文／王乃立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）

「柏林真的很綠！」直到拜訪了德國的其他城市後，我才真的感受到柏林的綠地數量是其他城市的好幾倍。也因為這一草一木，讓我每每穿梭於柏林市區時，都不會因為首都的擁擠而產生煩躁感，而是能在這座摩登時代孕育的城市中感受悠閒與靜謐。

施拉赫滕湖（Schlachtensee）

- 地鐵站：S1 Schlachtensee

施拉赫滕湖（Schlachtensee）位於柏林西南部，在克魯默湖（Krumme Lanke）和萬湖（Wannsee）之間，交通方便，搭乘 S-Bahn（柏林快鐵）即可抵達。湖的周圍是一大圈步道，可以在此散步、慢跑、遛狗、騎腳踏車。天氣好的時候，能看到一堆人到此區游泳。這裡不需要任何入口告示牌，只要是一處看起來能夠下水的地方，就能投入湖水的懷抱。

四月的柏林仍然冷颼颼的，只有車站附近能看到一棵盛開的粉紅色櫻花樹，帶來一點春天的訊息（圖一）。初抵達柏林時，實在很難想像在這國際化的大城市中藏有這一處綠地。說好了跟語言班的夥伴們一同到此地野餐，但其實難以找到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坐下，即使看到一片空地，也會因為吹來的冷



圖一：施拉赫滕湖站的櫻花樹。

風而打退堂鼓。我們三個沿著湖邊慢慢地走著，讓身體暖和些，也同時努力物色合適的野餐地點。好不容易在一處空地範圍較大的湖畔邊看到一塊橫躺的木頭，我們便鋪起野餐墊、擺上食物，邊看著湖邊風光邊享用著在附近超市買來的零食。

歐洲人喜歡游泳，六七八月在暑氣籠罩下，歐洲家庭總是會在假日時，帶著全家大小來到臨近湖泊的大自然中，享受天然冷氣。即使在疫情的隱憂下，夏天的施拉赫滕湖仍然是個歡樂又熱鬧的消暑場所！接種完疫苗後的我，也「入境隨俗」，跟朋友們拿著野餐墊、冰拿鐵與肉桂捲，來到這座湖玩水消暑（圖二）。



圖二：六月的施拉赫滕湖。

滕珀爾霍夫公園 (Tempelhofer Feld Park)

- 地鐵站：S-Bahn Tempelhof / U6 Tempelhof

Google maps 上，總會發現柏林中南部有個特別顯眼的超大綠地，此處正是曾經為機場的滕珀爾霍夫公園 (Tempelhofer Feld Park)。此座機場於 1920 年代初成立，一直到 2008 年才關閉。關閉後，386 公頃大的滕珀爾霍夫公園成為了民眾的戶外休閒場所。如今能看到民眾在一望無際的廣場上烤肉、放風箏、野餐、溜直排輪、騎獨輪車等等，還有一小塊區域被規劃成園藝區，供民眾在此種植蔬果。

第一次到這裡時，是剛抵達柏林後不久。住在離市區較遠的學校宿舍，我總是在冷天氣的助威下，揣著因交通不便的藉口而不想外出。一直到語言學校的朋友們提議到市區公園走走，我才有機會在冷颼颼的柏林中體驗一點生氣。出地鐵站後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懾。一朵朵棉花糖般的白雲在天空中卻又距離地平線好近好近(圖三)，彷彿一伸手就可以抓到，完全無法想像如此低垂又乾淨的天空能出現在首都的正中間！這天雖然因地形空曠到常被冷風偷襲，但聞到這裏清新的空氣，就讓我又找到一個愛上柏林的理由。可惜與滕珀爾霍夫公園的緣分不深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即使每次都想好了要到此地騎腳踏車晃晃，但都會因為其他更誘人的行程而讓我拋棄滕珀爾霍夫公園。



圖三：滕珀爾霍夫公園的藍天。



維多利亞公園 (Viktoriapark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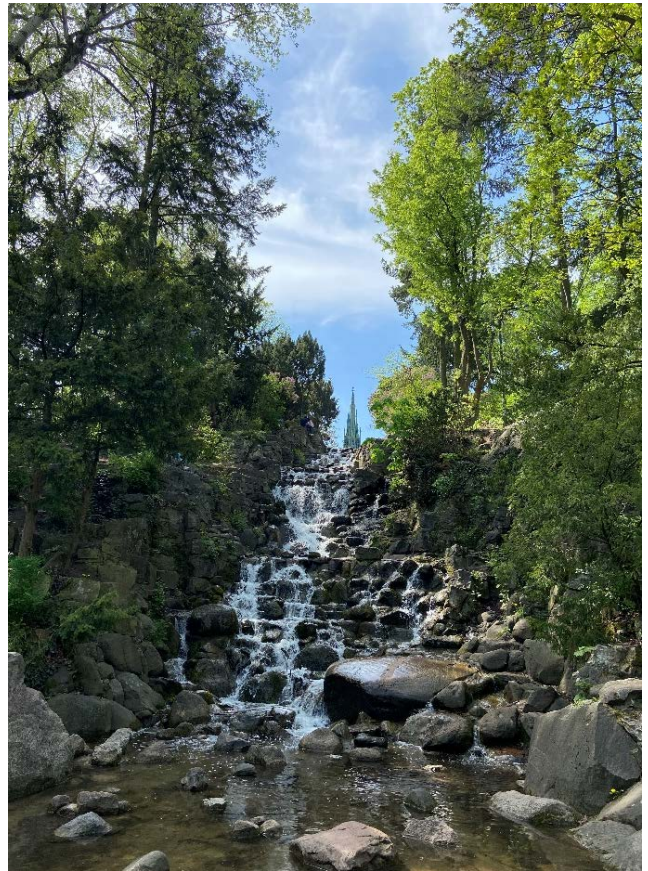
- 地鐵站：U6 Platz der Luftbrücke / S-Bahn Yorckstraße 步行 5 分鐘

維多利亞公園(Viktoriapark)位於十字山 (Keuzberg)區，與其他平坦的公園不同之處在於，維多利亞公園有個小山丘及人造瀑布，丘頂上還有個像是尖塔的紀念碑。這座新哥德式紀念碑主要紀念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解放戰爭 (Befreiungskriege) 一戰役，於 1815 年由腓特烈·威廉三世(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I) 委託申克爾 (Karl Friedrich Schinkel) 所設計。

維多利亞公園是我在柏林最喜歡的公園。可能是因為從地平面往上看這座人造瀑布時，總有一種在童話仙境的感覺吧！東側的草皮不僅空曠，也因為山坡的地形，形成斜面，完全是個適合平躺看天空的角度。若想動一動身子，還能沿著柏油路往行走，沿著小小的爬坡來到紀念碑，再從紀念碑上的空地順著瀑布水流往下俯視街景。

每當有朋友來訪，我總是提議到維多利亞公園走走。我們會先到 S-Bahn Yorckstraße 站旁的咖啡廳 (New Yorck Coffee) 買杯冰拿鐵消消暑，再一路走到維多利亞公園，躺在平緩的草地上發呆。爾後再慢慢地爬小山坡看街景，活絡一下筋骨。當往地面走時，則能一邊感受瀑布的涼爽、一邊欣賞公園內的一草一木，最後抵

達地面時，會來到瀑布形成的小水池，在漁夫獵捕美人魚的銅像 (圖四) 陪伴下觀賞瀑布的全貌以及丘頂上的紀念碑 (圖五) 。



圖四：維多利亞公園的雕像。

圖五：維多利亞公園的瀑布與紀念碑。

盧斯特花園 (Lustgarten)

- 地鐵站：U5 Museumsinsel

博物館島的附近有幾片綠地適合翻滾與野餐。蒙比約公園 (Monbijou Park)、從地鐵站哈克雪市場 (Hackescher Markt) 出來後通往博物館島的途中會經過以藝術收藏家命名的 James-Simon 公園，以及過橋後舊國家藝廊 (Alte Nationalgalerie) 和柏林大教堂 (Berliner Dom) 中間的草地，但這三處遠不及於舊博物館 (Altes Museum) 與柏林大教堂前的空地：盧斯特花園 (Lustgarten)，這裡的空曠與風光明媚才是柏林最佳的野餐地點 (圖六)。

在一個天氣涼爽的陽光普照午後，我和宿舍的台灣朋友們一同到此地野餐。我們外帶了在宿舍烤好的杯子蛋糕，抵達市區後我們先在附近買了杯咖啡，又在 S-Bahn Hackescher Markt 站外的草莓車買了又香又甜的草莓，以輕快的步伐來到盧斯特花園。盧斯



圖六：舊博物館與盧斯特花園。



圖七：盧斯特花園中的野餐。

特花園的前後左右分別被柏林宮 (Berliner Schloss)、舊博物館、柏林大教堂以及人行道樹木包圍，中間還有一個噴水池，草地上永遠能找到一塊合適的位置坐下。先前向學姊買的迪卡儂二手野餐墊剛好可以容納躺下的三個人，我看著對面的柏林宮寫生，又戴著墨鏡躺下來觀察飄動的白雲，也忘了有沒有順便睡個午覺，我們就在博物館島上最愜意的草地上度過了無憂無慮的下午 (圖七)。

圍牆公園 (Mauerpark)

- 地鐵站：U2 Eberswalder Straße

位於柏林北邊普倫茨勞貝格 (Prenzlauer Berg) 區的圍牆公園 (Mauerpark)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期為北車站 (Nordbahnhof) 所在地，如今成為冷戰期間的歷史遺跡以及熱

鬧的跳蚤市場駐點。冷戰時期，圍牆公園剛好被一部分的柏林圍牆隔成一半，今日若走在公園附近，都還能見到地面上刻印的圍牆印記，或是其他建築物牆面上大大的柏林歷史壁畫。

初次來到圍牆公園時，是柏林剛解封的時刻。所有的民眾在下了輕軌後，都迅速地将口罩拔下，將病毒夢魘拋在腦後，朝著圍牆公園最熱鬧的廣場中央移動。我跟夥伴像是誤闖叢林的小白兔，戴緊口罩想辦法穿越人群，找尋一處人口密度較低的空曠地帶。圍牆公園有個小山丘，起初我們想：「也許往高處爬，空氣會乾淨一點吧！」於是我們便快步登上階梯。沿路上，只見一群群民眾在青草剛長好的坡上享受著春天，有的喝著啤酒野餐、有的大聲放音樂、有的甚至做起日光浴，從高處看下去，更是見到人們快樂地在廣場上跳著舞、溜著滑板，一切的狂歡好似在慶祝城市的重生。想著前天柏林的確診率再看看眼前的景象，總覺得昨日和今日是平行時空，我來到了一個沒有疫情的烏托邦

(圖八)。看著山坡頂端，那頭有另一群人們在塗鴉牆壁、彈奏樂器，我和夥伴最終放棄了往高處爬的點子，馬上下了坡、搭上輕軌回家。

六月底二訪圍牆公園。打完疫苗後膽子變大了，好友也在這時從法國來訪，剛好可以帶她逛逛圍牆公園的週日跳蚤市場。此處的跳蚤市場行之有年，每個週日都會聚集大大小小的攤位，販售二手物品，相機、家具、廚具、裝飾品、首飾、衣服等等，在這裡披著歲月的外衣等待買家(圖九)。這週剛好遇上我在柏林的第一個酷暑，我們頂著超過三十度的豔陽，在跳蚤市場中穿梭。剛再度啟動的市集十分熱鬧，也能聽到他國的觀光客說著不同的語言，看來柏林已經準備好面對後疫情下的觀光型態。

造訪歐洲的公園一直以來都是我在歐洲喜歡安排的行程，少了濕度的襲擊與蚊子的入侵，夏日的歐洲戶外總是那麼地宜人，2021年的春夏之際，我發現柏林是達成「公園蒐集計劃」的最佳城市。



圖八：圍牆公園的人潮。



圖九：圍牆公園的跳蚤市場。